

情 泉

于是之散文随笔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泉 / 于是之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6

(学者、艺术家散文随笔丛书)

ISBN 7-5057-1523-2

I.情… II.于… III.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5497号

书名	情泉
作者	于是之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 印张 154000字
版次	1999年3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523-2 / C · 158
定价	13.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弁 言

“艺术家·学者散文随笔丛书”包括两部分作者：艺术家（含美术家、音乐家、戏剧家、舞蹈家、电影家……）和学者。“艺术家”第一批推出美术家吴冠中、戏剧家于是之、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吴冠中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丹青高手，散文也早声名远播，脍炙人口，已有文集数种问世。本丛书《艺海浮沉》为作者精选拔萃之作。一代名优于是之是戏剧大家，他扮演主角王掌柜的《茶馆》，已成为世界经典名剧。他的散文是第一次结集。文字真挚质朴，明如秋水，情如流泉。陈从周散文也许还未广为人知。他是学养深厚的园林艺术家，他以独具一格文白交融的文字，以古典意韵浓郁的意境，营造了如诗如画的散文篇章。这些艺术家，并非仅仅在文章中谈画、谈戏、论园林，可贵之处在于，让我们透过作者笔下斑斓的艺术世界，感受到真诚、旷达、磊落的人生感悟与独特的生命体验。

学者散文在西方曾有法国蒙田的《随笔》与英国培根的《随笔集》。在我国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与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

语》曾被并称作“学者”散文。本丛书“学者”推出了冯其庸、沈谦与本人。冯其庸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并以翰墨丹青擅名。在他的散文随笔中，可窥其治学之灼见与睿智。沈谦先生为台湾学人，他的《妙语生花》，可使我们领略海峡彼岸学界的风貌与学人的心境。承出版社领导错爱与谬许，邀我加盟，以《夜籁》一册，敬附骥尾，厕身于诸家行列。不过，自问这些文字都是心血的真切培壅，心灵的真诚流泻，生命的真实留痕。雪泥鸿爪，敝帚自珍。能否博读者垂顾，是为期待。

顾 骧

一九九九年元月

目 录

弁 言.....	1
----------	---

第一辑 往事篇.

幼学纪事.....	3
祭母亲	16
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	23
天津可爱是今朝	25
我主演“牛大王”	28
我和祖国剧团	30
解放	34
演长征	38
“土改”小记	41

三幅画小识	45
信笔写出来的	47
'92.7.16.	64

第二辑 谈戏录

我演程疯子	69
程疯子传	84
《茶馆》排演漫忆	94
演王利发小记	101
谈《茶馆》的魅力	105
老舍先生和他的两出戏	114
茶·《茶馆》和我	127
恩来同志批评我台词不清	130
痛苦、学习及其他	133
读书小识	138
演王和卿纪实	142
我担心演得不好	147
演员创造中的“我”和“他”	148
我们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152
一个演员的独白	158
我所尊重的和我所反感的	161
我们的道路走对了	164
话剧用方言辩	170
表演笔记	172
表演——真挚的严肃的事业	175

第三辑 师友情

长辈·文献·····	179
老舍先生和剧院·····	186
假如先生还在·····	188
记焦先生的治学精神·····	190
忆蓝马二、三事·····	198
可敬重的人·····	200
找到金钥匙的人 ——《童超》序·····	204
再悼董行佶·····	206
哭厚明·····	208
农民的儿子,执著的人·····	209
好友 ——《林兆华导演艺术》代序·····	212
才、学、识 ——《郭启宏剧作选》代序·····	214
《梁秉堃戏剧集》序·····	216
贺何冀平同志·····	218

第一辑 往事篇

幼学纪事

一

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们都绝对地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因为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制为图像，她们也就自然辨认不出了。直到我上了小学，家里上两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决，“皇历”也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利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学生。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里，出个小学生，就顶得上个知识分子。比如同院拉洋车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饥荒要“请会”（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但要出利息），这就找到了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叫我帮他起草一个“请会”的“通知”。其中包括本人遇到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发起这么个活动，将要怎么办等等的内容。那时我顶多不到三年级，怎么

写得了！但老郝叔鼓励我：“你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我于是拿了毛笔、墨盒伏到老郝叔的炕上——他家无桌，炕上只有一张席，硬而且平，伏在上面写字是极方便的——就这样，他说，我写，不大会儿的工夫，居然写出来了。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凡著诸竹帛者皆为文学”，讲起文学的定义来，是有这么一说的。那么，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通知”，就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何况还分送出去，也算是发表了呢！

“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他们都懂”的好文章，可惜我现在竟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他奔波一世，却仿佛从未存活过人间。

说也怪，人过中年，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了，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

二

现在可以说些有关读书的事了。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压、逼、打、骂，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有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自然教给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那不能说是好的环境。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且功课不好。虽然读了《苦儿努力记》，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题稍微繁难的算术作业，我瘪住了，能找谁去？杂院里是没有这样师资的。我以后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有的在校内、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在校外和课外，在日常的生活中。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

孔德小学，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学校。设备齐全，学费却低。老师们也都像是些很有学问的人。比方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屋里哪儿都是书，光线显得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读法，也与时下的不同，不洪亮，无手势。虽然书挡住了他的脸，但从夹缝里看过去，还是可以看见他脸上的肌肉都是很安静的。他的这种读法，听上去，比听现在的某些朗诵受用，孩子们都被他吸引了，打动了。长大以后，虽然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当时听着它所留下的印象，却始终记得。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孔德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虽然我依旧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却记得清楚，他是卫天霖先生。这当然是一位大画家，可那时我们却全然不懂他的价值，竟因他出过天花，脸上留下了痕迹，背地里称呼先生为“卫麻子”。足见“师道尊严”是破不得的，不“破”尚且如此，何况号召“大破”呢！

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小学部、中学部共用，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前上美术课。先是铅笔画，铅笔要六个“B”的，还要带上橡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当然是要准备的。可是小学生也要学用炭条作画，炭条消耗大，向家里要钱时，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

橡皮而必须是烤过的面包时，我便不再敢回家去说了。忘记了是我个人没学着炭笔画，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后来就变了画水彩——不管我是否买得起炭条和面包，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作法，我是拥护的。孩子们的求知欲是极强的，精力是非常饱满的，那是压抑不了的。当批评孩子“好高务远”时，至今我仍觉得要慎重些。二十几岁有大成就，我以为完全符合人的智力发展，是很正常的事。相反，四十多岁的人，还被称为年轻艺术家、年轻学者、年轻教授，倒是不大正常而且令人痛心了。

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我们当时也很喜欢。美术教室里，有许多石膏坨坨：圆球形、正方形……他没有叫我们画这些，开始就是静物写生，画小瓶小罐之类。过了一阵以后，又叫我们到户外去，先画校园里头，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我们画，卫先生跟着看，他也好像很高兴。一次写生，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树，后边是一排矮松，再往后则是满墙的爬山虎。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哪里懂虚、实、疏、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结果，我画的画面上是绿树、绿蔓、绿叶、绿茎，简直绿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了。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看。我扭头看见他，笑了；他看着我和我的那幅绿色作品，也笑了，而且还称赞了我。到底是称赞我的什么呢？是有几处画得好？还是勇气可嘉，什么都敢画？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反正是被老师夸了，就觉得了不起，就还要画。

此后，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

对于卫天霖先生，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来的。时间还要早十来年。那时，首都剧场附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

“揭露”卫先生“罪状”的印刷品。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都学会了一种本事，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原来第一个引导我接近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不禁骄傲了。

前两年，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伫立了许久。他并没有把自己画得如何地色彩斑斓，还是他教我们时的那样的平凡。我不知道美术界里对他是怎样评价，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他曾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过美的种子。而美育，我以为，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四

从十五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

我的上学，是由本家供给的。那时祖母已歿，只剩下母亲和我。本家们有的给钱，贴补吃喝；有的给我们间房住；有的灵活些，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缺吃的了，到我家去，添两双筷子总还可以”；而有一家就是专门供我一年两次学费。十五岁以前，我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种“集体培养”。但是，就在那年的冬天，一位本家来到母亲和我的屋里——

“干什么呐？”他问。

“温书，准备寒假考试。”我答。

“别考了。现在大伙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点事做吧。”

我沉默了，母亲也无言。吃人嘴短，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于是阖上了我的笔记本和书，也就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找点事做”，那时很难。先得买些“履历片”回来填写。内容

无非是姓名、性别、年龄、学历之类。然而字，要绝对的毛笔小楷。写得好坏，据说对于是否能被录用关系极大。我自然写得十分小心。写后再托本家、亲戚四面八方找门路，呈送上去。请不起客，送不起礼，再加上并没有过硬的门路，回音，自然都是没有的。但是仍要等待。母子两个茫茫然地等着，等着一个谁也不愿多想的茫茫然的未来。

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业，去当当。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间，我便挟个包去当铺。当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家底单薄，当得的钱，只够一天的“嚼裹儿”，计：棒子面一斤（可蒸窝头四个，一天两餐，每餐母子各一个），青菜若干，剩下的买些油盐。我毕竟是读过书的，早懂得玉米、青菜的营养价值高，所以每天吃着不腻。当得无可再当了，便去押“小押”。那是比当铺低下了许多的一种买卖，样子先就没有当铺威严。当铺都是一色青砖到顶、磨砖对缝的高大而结实的建筑，外面堂堂正正地挂着黑地金字的匾额，里边的柜台也高得令人生畏。小押店则不然，它就坐落在一个随便的破院子里，没有字号，因此外边无需挂匾，里边也不设柜台。不是赤贫者或近乎赤贫者是不会到那里头去的。所以，当铺式的讲究对它就成了多余的奢侈了。何况它们都还兼理贩卖“白面儿”的缺德的营生，那就更不便张扬了。到那里押东西倒是很“方便”的，甚至可以不拿实物，只把当铺的“当票”押给他们就可以换钱。当然，押期、利息和押得的钱，比起当铺来那就苛刻得多了。押得无可再押了，仍旧有办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票”再卖掉。卖，就更“方便”了。每天胡同里清脆的小鼓声不绝如缕，叫来就可以交易的。一当二押三卖，手续虽不繁难，我和母亲的一间小屋里可就渐渐地显露出空旷来，与老郝叔的家日益接近。趴在炕上也是可以写字念书的了。

是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停止读书。

“头悬梁”、“锥刺股”那样的故事，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的。但我不喜欢，甚至有些不信。一定要那么苦吗？把头发拴在房梁上，用锥子扎到胯骨里头去，非那样不能成材？未免太可怕了。幸好，我所碰到的良师益友们，无论在我辍学前或者以后，都没有逼着我做那样的蠢事。因此，我至今还能感到读书的快乐。

五

想起我辍学前后的师友们，我恨我不会写“赞”，不会写“铭”，不会用极简约的文字写出我对他们的谢忱。在那样难熬的岁月里，他们的影响曾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我真希望为他们立传，但是不能，一个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能够了解老师们的那么多事情。我现在所能想起来的，只是他们的片片断断的音容。然而这些却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

我要感谢我初中二年级以后的所有的语文（那时叫“国文”）老师。他们既广征博引，又深入浅出，能够使孩子爱上祖国的语言和文字。他们能凭借一篇几百个字的小文，叫你喜欢上“晚明小品”；他们能在上千年的中国文学史里，信手拈来，讲出许多吸引人的故事，迫使你不能不去借各种文学史的书去读：赵景深的、胡云翼的……记得他们也曾介绍过郑振铎的文学史，我也曾借阅，部头太大了，当时终于没能读完。虽然如此，总也多知道了一位郑振铎啊。

那些老师们中，对我更有吸引力的是孙谓宜、徐世荣两位先生。他们在讲课时，常常讲起祖国的文字、声韵方面的知识：“车”是象形字，是一个俯瞰的车子的图形，中间的是车厢，那一竖是车轴，上下的两横，原来就是两边的车轮。多有意思！声韵

部分亦有趣，从古韵一直讲到注音符号（今日汉语拼音符号的前身），说是据钱大昕的考据，原来古人连 zh、ch 也读不出，是要读作 d、t 的——老师们居然能够知道古人怎样造字和他们说话的声音，孩子们自然钦佩极了。

孩子，都好像是本能的表演家。对于他们所钦佩的师友，总要由衷地模仿。模仿他们写字，模仿他们的讲话，以至模仿他们的衣着。

孙谓宜先生的衣着最朴素。他的裤子，在夏天，从长衫里可以看出，长度仅及他的小腿肚。我于是便学他，请母亲照样裁制。谁知那是用两条面口袋剪剪缝缝就可以做成的。由于用钱少又容易做，母亲自然支持我，很快地做成了。穿上它，我很得意，觉得是天下最好看的服装——全国解放以后，我碰上了那中学的别的老师，问到了孙先生的景况，他只说：“孙先生……孩子多，仍旧……不大宽裕。”到这时我才知道了孙先生朴素的原因，也就更增加了对孙先生的敬意。我想他那时大约是更窘迫。他是不顾生活的清苦，那么尽心竭力地给我们授课的。

有一位教英文的老师，我也始终不忘。他非常重视发音。这一点，在第一堂课上，就给学生们留下强烈的印象。

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第一课英语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已是初二年级的学生了”。因此，头一个词是 Now。大家反复朗读这句话，他不但听，还要逐个地看学生们的嘴。在一位同学的面前，他止步了。他令大家停下来，只叫那一个读。不知是什么缘故，虽经他反复示范，那个同学总是舍不得把嘴张得大些，总读成 No。他着急了，顺手拿起那位同学课桌上的墨盒，当那位可怜的同学刚刚张嘴又要读出 No 来时，他竟能一下把小半个墨盒塞进那学生的嘴。这时候，所有的同学都不敢笑，只能瞪起眼看着事态的发展。果然很灵验，当先生把墨盒从那个学生口里取